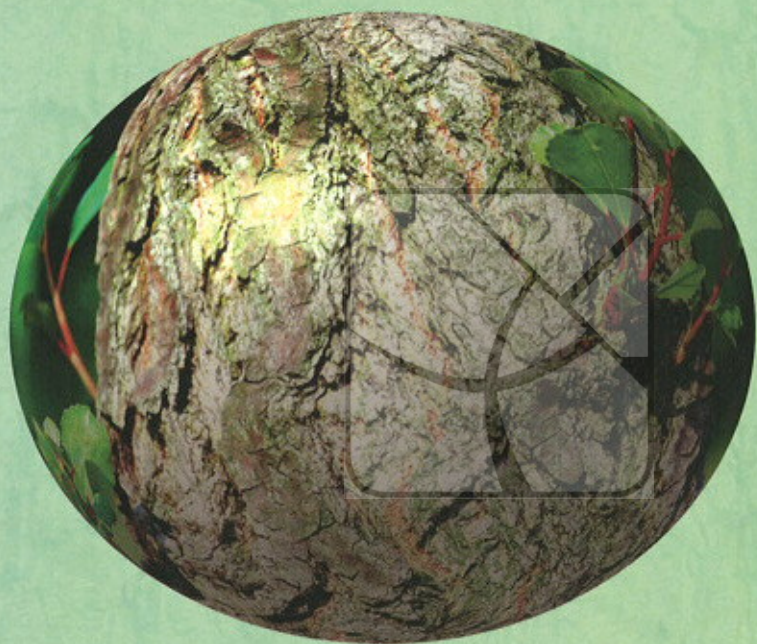


热带雨林与殖民地



王润华 著

在这本诗集里，埋葬着我的热带雨林神话、日军蹂躏下的南洋的山水人物、英国殖民地的集中营生活、森林里反殖民战争中英军与马共的血迹，还有马来甘榜传奇风俗习惯。

我诞生于日军蹂躏下的南洋热带丛林深处，当我开始有记忆时，日军已战败撤退，英军又重回新马，继续其殖民统治。我寂寞童年的好朋友，都是一些热带植物，如喜欢把美丽的陷阱悬挂在天空的猪笼草、伸出绿色大手掌握捉灿烂阳光的野芋、高举问号的过沟菜、森林中谋杀大树的寄生物。

我青少年都生活在英军以铁刺网围住的集中营（美其名为新村）里，受到戒严令的管制，天天听见英军与马共游击队交战的故事，放学途中，观看英国空军轰炸绿色的山林。我的这些后殖民记忆至今还充满枪炮声与恐惧感。

当我写完《热带雨林神话》、《马来甘榜的回忆》、《戒严后的新村》、《英国殖民地诗抄》等诗篇，我曾访问有关地方，我感觉到被英殖民政府轰炸过的山岭与森林，那些甘榜与植物，对我都露出友善亲切的脸孔。

热带雨林与殖民地



新加坡作家协会

丛书之八



新加坡作家协会 丛书

1998-2000年度编辑委员会

王润华（执行编辑）

许福吉（执行编辑）

黄孟文

林 高

烈 浦

张千玉

新加坡作家协会丛书之八

书 名： 热带雨林与殖民地

作 者： 王润华

出 版： 新加坡作家协会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RAFFLES CITY P.O. BOX 0205
SINGAPORE 911707
FAX: 7339850
E-MAIL: huang727@mbox2.singnet.com.sg

校 对： 王润华

发 行： 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BLK 231, BAIN STREET, #02-101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TEL: 3372338 FAX: 3370117

设计制作： 玲子大众传播（新）私人有限公司
Tel: (65)2935677 Fax: (65)2933575

承 印： 跨世纪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Tel: (65)2993212 Fax: (65)2994850

出版日期： 1999年2月15日初版

国际书号： ISBN 981-04-0833-1

定 价： S\$8.00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Acknowledgement:

National Arts Council & Lee Foundation

Publishing Grant

我的后殖民记忆

自序

· 王润华 ·

一、最初的记忆：遭日军蹂躏的英国殖民地

我于1941年8月13日出生于马来亚（Malaya，独立后称为马来西亚）北部的霹雳州的地摩（Temoh, Perak）小山村。南北走向的马来半岛主干山脉，就像汹涌巨浪，在山村的右边永恒的起伏翻滚着。因此自十九世纪以来，这地方成为英国殖民政府淘金的梦乡。

原本宁静的英国殖民地，就在我出生四个月後，即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军在北马哥打巴鲁（Kota Baru）登陆，粉碎了英军的防卫力量，快速的挥军南下，12月22日下午就已迫近怡保（Ipoh），离我家才24里，我妈便抱着四个月大的我，仓惶逃入山林避难。日军在翌年的2月15日占领新加坡，于是马来亚的领土全被日本占领，人民在残酷的日军蹂躏下，渡过了三年零八个月。日军在1945年8月15日战败投降。可惜那时候我还小，还没有记忆力。

当我开始有记忆力的时候，日军已战败撤退，英军又重回马来亚，继续殖民统治。我虽然年幼，没有目睹日军残酷的非法暴行，却经常听见长辈谈起日军占领时期杀人放火的恐怖经验，而且许多破碎的家园、残垣破瓦、孤儿寡妇，却依然四处亲眼看见。

因为我是在日军侵略战争中诞生，日军恐怖占领期的记忆模糊不清，偶而只在植物叶子上找到一些痕迹：

是遗传还是仇恨
今天新加坡植物园里的蕨菜
还是用象问号的手掌
捕捉阳光与月亮
逼它见证许多屠杀的秘密（《过沟菜》）

二、热带雨林与马来甘榜神话中的童年

我有了记忆以后，战争刚结束，马来亚丛林一片沉静。我寂寞的童年生活中的好朋友，都是一些热带植物，如猪笼草、山芋、过沟菜、椰树、雨树、橡实。猪笼草生长在英国殖民资本家开矿后贫瘠的沙石土地上，我的家也建在这样的沙地上。橡实是我儿童至青少年时期的玩伴，午睡时它敲打我家锌板屋顶，把我叫醒，放学时它苦苦哀求带它回家：

放学后

闷热寂静的下午
我穿过橡胶林回家
橡胶实劈劈啪啪落下
苦苦哀求带它回家

雨季过后

我将成为一棵植物
双脚深陷泥土中
再也走不出这个山林
日军刚刚投降
英军又与马来天天开火
我害怕嗅到弹药味……（《橡胶》）

水稻田中的打架鱼，它把唾沫吐成白云，当作伞，遮住酷热的太阳，更是我的儿时密友。没有它，我的智慧便无从发展，没有马来甘榜的生活，我便不知道，印度工人采椰子的脚印，烙在椰树的树干上，椰花酒是在树梢酿成的美酒，炸虾饼时，虾会还魂：

傍晚

我姐姐用一双长筷子
把一缕缕海虾的孤魂
丢进沸腾的油锅里
在浪涛中翻滚
终于消失在烟雾中

一小团苍白的
虾的孤魂
在浊黄翻滚的大浪中
挣扎了片刻
突然苏醒复活过来
像一朵巨大的盛开的莲花
在热带的暴风雨后
浮现池塘
又像一朵白云
飘荡在蓝天上

我们小孩
都很惊讶
刚刚厨房那一盘干瘪的虾的孤魂
端出餐厅
还魂后
一盘芬芳的莲花
一盘洁白的白云



三、英国殖民地的新村：集中营的生活

我生不逢时，出生后不久，新马即被日军占领三年零八个月，受尽残杀与蹂躏。和平到来不久，马来亚的英国殖民政府与马共武装斗争开始。1949年12月，英国殖民政府强行移民，把全马住在市镇以外的华人移置到铁刺网

内的集中营，为了好听，取名为新村（New Village），从下午六时至早上六点半宣布戒严，村民不准踏出铁蒺藜以外的禁区，目的是要禁止华人接济森林中的马共游击队。我二十岁以前，就住在受戒严令管制的新村里。当我的故居被逼迁，我家的果树与猫狗都拒绝在英军的枪口下，乘军车进入集中营里：

沙屎坝上

高大纯朴的亚答屋

听到英军逼迁的命令

又嗅到枪弹味

便晕倒泥地上

强行拉上大卡车

载进集中营

我的故居

已吓得

只剩下半车的柱子与木板



我家的猫狗

与河边的红毛丹树

都拒绝乘军车

移居铁蒺藜包围的新村

宁愿野生在禁区里（《新村印象》）

我从小一直到高中时代，便住在这种变相的集中营

里，虽然名称是新村。我还记得，我家的地址是马来亚，霹雳州，地摩新村，门牌B31号（B31, New Village, Temoh, Perak, Malaya）。我小时候，真的很羡慕牛羊，不受戒严令的管制，能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集中营外：

我祈祷

但愿自己

是一间回教堂

或牛羊

宵禁时

不必回到铁丝网中的集中营

继续住在热带雨林……（《新村印象》）

四、森林中的反殖民战争：英军与马共的血迹

自从住在集中营以后，我青少年的生活充满英军与马共游击队开火的枪炮声与恐惧感。放学途中，观看被英军击毙的、停放在警察局的尸体，看飞机轰炸金保山及附近的山林，成为小孩的娱乐。我跟妈妈去我家的橡胶园住宿或工作，我亲眼看见英军围剿马共的军事行动在橡胶园中，也常遇见前来宣传反殖民斗争与寻求支援的马共武装游击队员。所以《新村印象》、《戒严后的新村》、《山中岁月》、《英国殖民地诗抄》四辑中的诗，都是我的后殖民记忆最难忘的部分。这么多年来，没有作家尝试去写，而我终于写了，我总算替我的生命找到一些纪念的底片，虽然

都是一些阴暗模糊的影子，也使我心里感到踏实一些，尤其每当回忆在马来亚的日子时。

五、马来亚丛林与历史上的墓碑

1996年的秋天至1997年的5月，我把许多写诗的笔记带去美国，先后在爱荷华大学与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两地，专心的写诗。这本诗集的六辑的作品，都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创作这些诗是数十年来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一部分，虽然还有很多作品还没有完成，心里却非常兴奋，当我走进新马热带丛林，走进新马的历史，感觉总算对得起这片土地。过去驱车到北马，路经我的故乡地摩、金保山、和丰、布先、丹戎马林，禁不住一阵内疚，因为作为一位作家，怎能对殖民时期的历史事件毫不关心？后来写了《飞机与森林》、《福隆港的骤雨》等诗，当我经过有关地方，我会感觉到被英殖民政府轰炸过的山岭与森林，发生过重大屠杀事件的市镇与乡村，对我都显得友善。关于紧急状态时代受尽污辱的割胶女工，我写了下面的句子：

清晨五点

军警细心翻动脚踏车上

胶桶里的工具

用手电筒的灯光

比照还在梦中的与身份证上的面孔

最后仍然怀疑
女工乳房的丰满
怀孕妇女肚子的膨胀
等女警用手搜索
证明胸罩与裤子下面
没有隐藏的粮食与药品
才让她们
消失在黑暗的胶林里（《集中营的检查站》）

每次驾车去马来西亚，经过橡胶园，看见割胶的女工，我便在她们身上看见这种回忆。我这首诗，事实上是从她们的身上的伤痕抄袭过来的。

这些诗的完成，也使我伤感，因为每一组诗似乎都是埋葬着我的一段殖民地时期的生活经验的坟园，每首诗都是一个坟墓，石碑上刻着死去的一个事件或一个朋友。譬如《马来亚丛林中的反殖战争诗抄》中，埋葬着英勇又有理想的抗日英雄游击队员，墓碑上刻着这样的诗：

当殖民主义的军队
开始争夺
我们在抗日战争留下的废墟中
找到的一些烧焦的理想
我们只好第二次
回到马来亚主干山脉
热带丛林里

寻找埋葬起来的
生锈的枪炮

我们勇敢的
把理想带进森林里
很残忍的
让贫穷、恐惧
老人与小孩
留在集中营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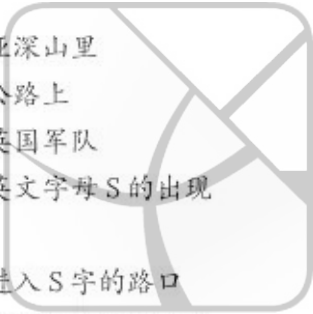
我带着体内的五颗子弹
奔跑回深山
许多苍天大树上的子弹比我还多
还是在山脉里继续生长
以热带阳光与雨疗伤
没有一棵树曾经向日军或英军投降（《山中岁月》）

山地同胞达雅克族在这场战争中也拖进战争之中，我也没有忘记给他们立一块纪念碑：

用枪炮与炸弹
始终打不开
马来亚森林的秘密
英军只好从沙劳越
召来矮小的达雅克人
小心解读

每一片拨动过的草叶
踏断的树枝
踩碎的落叶
终于我们知道
几小时前，多少马共
往什么方向走过（《军事行动》）

那些殖民政府的士兵，也是我悼念的一群：



在马来亚深山里
曲折的公路上
辜加与英国军队
最害怕英文字母S的出现

当军车进入S字的路口
左右两边隆起坟墓似丘陵
我们立刻跳下车
伪装成影子
尾随着车子前进
注意一草一木的动静（《军事行动》）

1951年10月的一个周末，英国驻马来亚的钦差大臣（High Commissioner）亨利·古尼爵士（Sir Henry Gurney）与夫人从吉隆坡前往福隆港（Fraser Hill）山上度假，半途遇到马共埋伏身亡，这是导致英国殖民政府倾全力围剿马共，宣布紧急法令，强迫华人搬进集中营的导火线。我也没有忘

记给他立下一个墓碑：

突然

一阵热带骤雨

打落在钦差大臣的座车上

我丈夫兴奋的推开车门

去迎接雨水

云雨飘过后

福隆港山上

弥漫着炸药的气味

我丈夫倒毙在路旁

沟渠流着的

不是他最喜爱的过云雨

而是他自己的鲜血（《福隆港的骤雨》）

这本诗集是我记忆中的墓园，埋葬着我的热带雨林与英国殖民地、马来亚土地上的一切事物。

第一卷 热带雨林神话诗抄

野芋：伸出绿色大手掌握灿烂的阳光	19
猪笼草：把美丽的陷阱悬挂在天空	21
森林中死亡的拥抱	25
红树林	28
过沟菜	30
雨树神话	32
莱佛士与热带雨林	33
野菌	36
橡实	39
椰子	40
吞下雨林与公路，吐出沙丘和湖泊的怪兽	41
吞噬青山绿水的恐龙	44

第二卷 马来甘榜的回忆

还魂记	49
椰树上的脚印	52
把唾沫吐成白云	55
绿色的诱惑	57
香蕉花的韵事	59
蝙蝠与花朵	60
亚答	62
锡矿工人的脊背	63

第三卷 新村印象

新村印象	67
逼迁以后的家园	70
地摩	72
十二岁的雨树	73
白区	74
新村里的谣言	75
新村保卫团	77

第四卷 戒严后的新村

戒严后的新村	81
戒严	84
搜查身体	85
暴雨	86
和丰的枪声	87
瓜拉古楼	88
布先警察局	89
安邦新村	90
丹戎马林	91

第五卷 山中岁月：马来西亚丛林中的反殖民战争诗抄

山中岁月	95
友情与埋伏	100
黑风洞	102
受伤的河流	103
山雨	106
水花与枪弹	108
在寂静的山中	110
追踪足迹的达雅克族人	112
山中传奇	113

第六卷 英国殖民地诗抄

集中营的检查站	117
我的亚答屋小学	120
一九四五年	123
军事行动	124
马来亚丛林里的埋伏	127
飞机与森林	130
热带水果篮中的手榴弹	132
福隆港的骤雨	135

第一卷
热带雨林神话诗抄





野芋：伸出绿色大手掌 捕捉灿烂阳光

1

在热带雨林
我隐藏在泥土里
饥饿使我争先恐后
把自己健康绿色身体
暴露在赤道的阳光下

2

在海风中
我快速不停的
展现美妙迷人的体态与舞姿
诱惑着阳光
渗透这一片原始的黑色丛林

3

我是崇拜火的原始植物
天天焦虑、疲倦的
朝拜从神秘东方升起的太阳
诅咒西山后的黑夜
我的梦话
就是四处乱飞的萤火



4

从雨季隐居的山林
逃到鳄鱼午睡的沼泽地带
阳光依然稀少
我依旧矮小瘦弱
除了雨水与泥泞
就没吃过阳光

5

屈居在贫穷的阴影里
自卑的心理像野草
我在热带风暴中变成自大狂
把双手张开成地球的绿色心脏
又伸出三十方尺的大手掌
捕捉灿烂的阳光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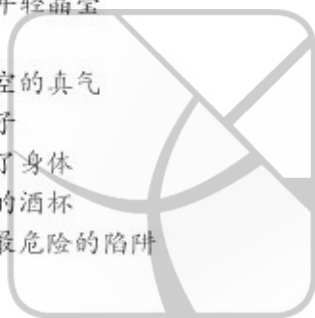
当我掌上的阳光
被雨点打碎
我便细细的咀嚼
极富营养的阳光碎片
而那些只有彩纹小手的山芋
既妒忌又生气

注：在我出生与长大的马来西亚热带丛林里，有一种叫野芋茨的植物（Aroid），其心脏形叶子，长达10多尺，总面积有30方尺大，在树林的阴影下，它需要巨大的叶子来捕捉阳光，那是它最需要的营养食物。近读英国作家David Attenborough的《植物的私生活》，他详细的描写东南亚山芋科植物的生活，引起我小时的许多回忆。我自小到中学时代常与各种山芋植物生活在一起，即使现在，也常常在新加坡的丛林散步时相遇。

猪笼草：把美丽的陷阱 悬挂在天空

1

在叶尖上舞蹈时
我像露珠一样年轻晶莹
朝向未来跳跃
呼吸了一口太空的真气
我的每一片叶子
太剧烈的扭曲了身体
舞化成最美丽的酒杯
隐藏着世界上最危险的陷阱



2

热带丛林潮湿苦闷
暴风雨天天来洗劫
躲藏在贫瘠的山坡上
我的根在沙土中找不到矿物质
我的叶子捕捉不到破碎的阳光
流浪到沼泽池塘边缘
只有鳄鱼，没有泥土
因此我向彩虹学习
永远把陷阱悬挂在天空

3

当葡萄牙与荷兰军队为争夺马来半岛
而开炮轰炸热带雨林
我从噩梦中惊醒
推翻嫩叶为禽兽的食物之真理
丢进湍急的河流里
人类用双手抢夺金钱与土地
我的叶子开始演变成永远的刽子手
诱杀生动活泼的昆虫小动物
为自己的生命制造营养

4

因为诱惑
是一朵美丽的花
我还把彩虹涂在嘴唇上
将芳香甜蜜的糖汁含在口里
更将笑塑成一朵花
昆虫在森林的阴影下
常常错误的
把陷阱看成五彩缤纷的野花
纷纷向我飞来

5

坐在沙地上的
是酋长大肚子酒杯
挂在树枝上的
是一盏一盏未点燃的神灯
悬挂天空，朝向远方山岭的
是猎人的号角
树根上血迹斑斑的
是英国殖民者丢弃的莱佛士酒杯

6

一只苍蝇的挣扎
把美酒刺激成一池毒液
青蛙、蝎子、老鼠的惊慌乱窜
把酒杯撞成一个深渊
只有蚂蚁见证
溺死在酒杯的传说

7

只有勤劳戒酒的蚂蚁
快活的生活在我的陷阱里
它吐出氮气
又替我收拾干净
我消化不了的残骸

8

英国殖民者的大罗哩车
运走锡矿与橡胶以后
掀起满天的尘埃
我的根在泥土下找不到矿物质
我的叶子捕捉不到阳光
贫困使我的叶子典当给杯子或猪笼
饥饿强迫我的酒杯变成陷阱
死亡驱使我捕杀昆虫与小动物
不知不觉
我成为热带植物中
唯一的肉食罪犯

后记：猪笼草又称酒杯草（Pitcher Plant），它像我那样，原是生长在马来西亚贫瘠的土地上。热带的暴雨长年冲洗沙地，矿物肥料流失，因此这种植物变成以捕杀小动物来制造营养。恶劣的环境往往又是由英国殖民者与华人资本家开矿后留下的沙石地所造成。我的第一个家就建在这样的土地上，只有猪笼草这样的植物才能生长。只有像我这样命苦却坚强的人，才能成长在热带贫瘠的土地上。

森林中死亡的拥抱

一、树林中的命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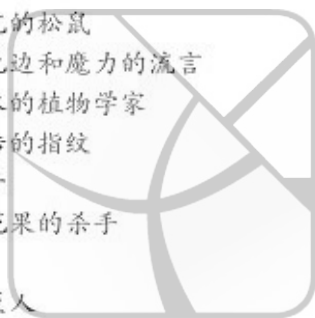
开始只是为了倾慕与爱情
我们随着地心吸力
从天堂沿着空气之根往下攀
以温柔热情的手臂
去爱抚润滑的身体
以舌头去吮吸迷人的体香
一旦脚根触及泥土
我们突然壮健长大
更大胆紧紧拥抱
而且变得粗暴、贪婪
于是我们抢劫所有空气、阳光、与营养
在浪漫热情的拥抱中
让她窒息或饥渴而死亡
但她那翠绿美丽的头发
仍然在天空中随风飘扬
没有一只小鸟曾发现
森林中的命案……

二、木耳没听见树木的呻吟

因为没有大树轰然倾倒
原住民也没发现
深山里有一棵大树失踪
她健美的身体
在爱而恨的紧紧拥抱中
已腐烂消失
只剩下我们头上那丛翠绿
连天天盼望树木死亡的木耳野菌
也没听见树木的呻吟
因此我们这群杀手
快乐的在森林里逍遥法外
而且成为山中的巨人……

三、无花果杀手的指纹

一棵树的枝干
怎么在不同季节里开花结果？
这是我们无法隐藏的杀人证据
只有林中贪吃的松鼠
才相信佛法无边和魔力的流言
一群怀疑神木的植物学家
检查我们遗传的指纹
证明八个枝干
原是一群无花果的杀手
勾结在一起
成为山中的巨人



后记：东南亚热带雨林中，绝大多数的巨树身上，都会生长着寄生植物。其中无花果（Fig）寄生，是杀树凶手。其气根往下垂，接触到土地后，能生长成树。如果一棵大树身上有数根气根，等它落地长大，团团把树身包围住，它会将母树勒死。然后这些凶犯自己形成一棵树，取代了巨树。我小时候在马来西亚树林中常看见这类树木谋杀事件。榕树的气根，也会把母树杀死。根据一篇报告，有一棵巨树，其枝干在不同季节开花结果。分析木纹的结果，证明此巨树由八棵不同的无花果寄生所形成，原来被拥抱住的大树早已腐烂消失掉。

一九九七年四月加州大学（UCSB）

红树林

一、把树根生长在天空

为了呼吸空气
为了饮吃雨水与阳光
我们将树根纵横交错的
伸展在蓝天白云中
另一半树根
则深植在汹涌的海底
在江河与海洋的冲击中
潮汐与泥土的流动里
我们才能在静寂的海岸外
安稳的过着
水上人家的生活

二、潮退后，树根钻出泥土呼吸

在马达加斯加宁静的海滩
每天浪潮消退后
我们整个民族的命根
赶快从腥臭的泥泞底下
钻出头
如雨后春笋
呼吸新鲜的空气
细嚼着灿烂的阳光

三、种子如铁钉刺进土里

每天二次
涨潮又退潮
泥土早晚也在流动
我们的种子萌芽时
都发射一枚二尺长的铁钉
趁潮水退下后
深深的刺进松软的泥沼里
几个小时后
当潮水回来
迅速生长的根须
已站稳在浪涛中



四、把盐储存在叶子里面

每天
我们把盐储存在叶子里面
太沉重时
便把枯叶
抛弃海里
把多余的盐分还给鱼群

注：红树林（Mangrove）为生长在海水中的树木，种类繁多，在热带海岸江河与海洋汇合的三角洲，最常发现。由于环境恶劣，红树林变成树木中生命最强者，它突破了很多植物的生长习惯与本能。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过沟菜

1

小时候

十二月的季候风

天天带来暴雨

蕨菜就像放学的儿童

双手高高举起问号

在山沟与低洼地带

涉水而过

儿童担心书包中的作业问题

蕨菜恐怕紧握住对大地的疑问

会被大水冲走

2

晚饭时

一大盘炒熟的蕨菜

仍然从泥泞般的马来酱里伸出手

高高举起巨大的问号

而我们全家人

在众多的菜肴中

最喜爱用筷子夹起问号

吃进肚子里

因为在英国殖民地或日军占领时期

南洋的市镇和森林里

有太多悲剧找不到答案

3

是遗传还是仇恨
今天新加坡植物园里的蕨菜
还是用像问号的手掌
捕捉阳光与月亮
逼它见证许多屠杀的秘密



注：我高中毕业前，在马来而亚的家里餐桌上，时常出现一道我最爱吃的野菜，新马华人称它为Kagu菜，在台湾叫做过沟菜，它属羊齿植物，喜欢长在沼泽地带或大自然的水沟旁边。新叶蜷卷如问号，可以当蔬菜炒熟吃，脆嫩可口。

雨树神话

东海岸公园的清晨
每一株雨树
在季候风里
忍受着痛苦
含着满脸的泪水
不敢掉落一片叶子

一位马来打扫工人
有点感冒，不停咳嗽
匆匆走过树底下
忍受着嘴里的一口痰

大树与老人都看见
昨夜一对白人情侣
抛弃在树根上
《新闻周刊》的报导：
“随意落叶的树
禁止在公园生长”

注：今年《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说，新加坡政府的“清洁运动做得太过分，甚至禁止种植会在公共地方落叶的树”，这篇报导代表西方媒体在报导亚洲事务时，经常对事实喜欢简化、歪曲、夸张或误导，像这类报导为亚洲创造了美丽的神话，而这种神话很适合用来写诗。

一九九六年十月爱荷华

莱佛士与热带雨林

——纪念地球日，我怀念起
莱佛士当年对南洋森林中
花草植物的兴趣与爱护……

一、鱼尾狮



日落时
雨树叶子含羞地闭合起来
我在新加坡河口垂钓
望见鱼尾狮独自流泪
因为波浪寻找不到海岸
潮汐抚摸不到柔软的沙滩
站立在河岸上远眺的莱佛士
焦急的想走进国会大厦
发表他的感想：
“太多摩天大楼
遮挡住我的远见
我再也望不见热带丛林里
悬挂在叶上的大酒杯
突然冒出地球上的最巨大的花朵……”

二、猪笼草

当我们带着殖民地图与枪炮
在岛上的热带雨林探险
猪笼草绿色的叶子
首次撞见我们这群红毛人
企图转过身就逃走
一颗子弹爆炸后
所有叶子都惊吓成
一个个高脚酒杯
悬挂在天空

在黑暗贫瘠的丛林里
迷失方向后
我们口渴又饥饿
高深的杯子里
倾倒不出半滴酒
也抖不出半片阳光
只有毒液与昆虫的尸首

三、山中红莲

藤蔓从热带雨林垂下
在泥土里慢慢潜行
偶尔探出头向四处观望
在无法预言的夜晚
它从藤蔓的树皮跳出来
像一颗色心菜
闷闷不乐坐在枯叶上
只在另一个闷热寂静的夜晚
放肆、夸张的
开一朵大红花
比子弹的爆炸
更惊动森林中所有的昆虫与野兽
三天后
腐败成一堆烂泥
新鲜蘑菇的芬芳
变成死尸的臭味
土著与我们都怀疑
它不是隐居在藤蔓的一丝寄生菌
而是一个寂寞而死的冤魂
或是恣意挥霍生命浪子的轮回



后记：发现新加坡并把它发展成大商港的英国军官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除了是一个值得尊敬有眼光的殖民主义者，他也是爱好又爱护热带花草植物的人。许多雨林里的花草树木，因为他的报告才为人所知。他曾雇请许多画家，把东南亚的花草树木一一画素描，目前收藏在新加坡的博物馆里。这里所写的一种猪笼草，因他首次发现而命名为 Raffles' Pitcher，杯长形，约一尺深，黄色带斑点，在新马比较少见。另一种被称为地球上最大的花朵，在苏门答腊与婆罗洲森林常见，也是为莱佛士最早发现。现在学名也以他为名 Rafflesia flower 这是寄生在藤蔓上的一种菌类所开的花，土著称它为尸首花（Corpse flower）或莲花（bunga patma），冒出地面时，形如大色心菜，橙色，开花后深红色，花瓣厚而坚硬，花茎三尺多，不过三天后就开始腐烂，且发出尸体臭味。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七日加州大学（UCSB）

野菌

一、爱开花狩猎的野菌

我们是最奇怪的生物
遭受动植物的排斥
没有枝干、根叶、身体、四肢
我们都像植物那样
四季开花
也喜爱狩猎
用细丝追捕昆虫
用硫酸毒杀树木

二、隐形遁地而行

我们天天忙碌的
在树林里奔走活动
人类的眼睛看不见
我们隐形遁地而行
但是太阳雨之后
便破土而出
木耳张开耳朵
蘑菇打着雨伞
毒草提着红灯笼
惊动了丛林里
所有的居民、昆虫与野兽

三、在泥土底下耐心等待

躺在泥土底下
我们最有耐心等待
即使苍天神木
凶猛的热带雷电告诉我
总会有一天倒下
大树身上储存的碳、氮与磷
从天地间采集的精华
将是我们终生细嚼
珍奇的粮食

四、树身上的耳朵

当树木病得沉重时
我们将许多耳朵
贴在树身上的伤口
细听大树脉搏的跳动
发现树心早已空洞
于是树干上的耳朵
惊吓成一朵朵白云
宣布一颗树的死亡

五、倒毙的大树像一道彩虹

在热带雨林里
当大树倒下后
我们便破土而出
让身体像缤纷的花朵
在腐烂的树皮上灿烂地开放
让倒毙的树干
成为一道彩虹
日日夜夜
我们慢慢细嚼着
树木上的日月精华
雨季还未远去
我们便消化了一颗大树

后记：野菌是最奇怪的生物，它的王国在东南亚的热带雨林，许多种类，有些美味可口，有些剧毒杀人，这些神话似的野菌，被称为地球上的星星。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橡实

放学后

闷热寂静的下午

我穿过橡胶林回家

橡实劈劈啪啪落下

苦苦哀求带它回家

“雨季过后

我将成为一颗植物

双脚深陷泥土中

再也走不出这个山林

日军刚刚投降

英军又与马共天天枪战

我害怕嗅到弹药味……”



注：橡实是我儿童至青少年时期的玩伴。上小学时，来回都经过橡胶园。我小学时期的故居，就建在一个橡胶园里。午睡时，橡胶爆裂时的声响，它打在我家锌板屋顶的声音，往往把我吵醒。拾取橡实，与小朋友比赛橡实的坚硬，是小时的一大乐趣。落在树林间的橡实，容易发芽生长成小树。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四日美国加州 Isla Vista 情人节

椰子

在雷电交加的暴雨中
椰树想起轮回或者移民
把椰子从高空抛下地面
让它沿着洪水或河流
去寻找海洋

坚硬的壳内
携带着丰富的粮食与饮料
也装配着防震与飘浮的机能
椰子不依靠风
也不求人带它走

只要是热带的海岸
亚洲、非洲、澳洲、南美
椰子便偷偷登陆
它的第一片绿叶
就像插在沙滩上的旗子
宣布它不再流浪

注：小时我们故居门前，就有许多棵椰树。小学时，路上都有椰树，成熟的椰子往往在暴雨中坠落，雨水把它带到世界各个热带的角落。生命力之强烈，使人类感到惭愧。在荒芜的岛上，我最爱看见海滩上开始发芽的椰子，这时它已吃完自备的干粮，停止继续流浪。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四日美国加州 Isla Vista 海边

吞下雨林和公路， 吐出沙丘和湖泊的怪兽

——铁船写真集

—

我小时候
爸爸带我到河边撒网捕鱼
我喜欢了望近打平原上
一群银色的大怪兽
低头拚命翻动泥土
寻找地下的食物
它钢铁坚锐的口齿
每咬一口
土地便出现一个又深又大的洞
爸爸说：
“藏在地心的锡米
是它唯一的粮食”



二

在中学地理课本上
我终于找到这些英国来的野兽
在殖民者的驱赶下
践踏着马来半岛
饥饿的吞吃着热带雨林
橡胶园、椰林、香蕉和稻田
有时把南北公路也咬断
小镇、火车站整个吞噬肚里
吐出的
一个个巨大的沙丘和湖泊

三

一九五七年马来西亚独立后
英国官员乘飞机回国
偶然往下望
才想起马来半岛绿色的土地
伤痕累累
而那群被抛弃的野兽
还继续噬咬着残遗的橡胶林

四

在八十年代

我沿着雪兰莪和近打流域的公路北上

那群猛兽已弃尸野外

凡它经过之处

都留下一个个巨大的脚印

像湖泊一样大一样深



注：我住过的小镇，如霹靂州的地摩埠与督亚冷，都是马来西亚锡矿最丰富的出产地。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前，到处可见英国殖民公司经营的铁船在挖掘锡矿。我家的二个橡胶园就是被铁船吃掉的。这种机械化的铁船把地下锡矿挖空，运回英国，正是殖民政府剥削殖民地的力证。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爱荷华城

吞噬青山绿水的恐龙

——记大马华人开采锡矿的金山沟

—

一群千尺长的恐龙
在南北主干山脉的丛林缓慢爬行
吞吃完绿色的丘陵
又饮尽热带清澈的河流

龙头喷着云雾
深深的钻进地心深处
寻找黑色的锡米
受伤后的大地
浊黄的鲜血
从我家的门前的小河流过

恐龙在噬咬住一个绿色的山头时
弓起身体
如一座拱形大吊桥
午夜鳞甲闪烁着
我清晰的听见
青山绿色在它肚子内消化的声音

当恐龙又寻找新的丛林
它吐一口唾沫

成一个大湖泊
尾巴排泄出不能消化的山水残骸
成了一片植物不能生长的沙漠



后记：金山沟是马来西亚华人开采锡矿用的方法。主要用人工把沙石以强力的水笔射散，把沙石抽取到一个水沟上，让沙石与锡矿在水的冲洗下分开。因此虽要建造一个像恐龙形状的架构，每次挖掘完锡矿，就造成一个大矿池，堆积如山的废沙石，则造成不能种植的沙漠。对大自然无疑是一种大破坏。我大学前住在马来西亚霹雳州的近打区，那里锡矿最为丰富，自然大地被破坏也就最严重。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一日爱荷华城



第二卷

马来甘榜的回忆





还魂记

——炸虾饼

—
我母亲残忍的
把海魂剥碎
埋葬在白面粉团里
又切成小片
再狠狠的
把腥臭的死灵魂
暴晒在赤道上的炎阳底下
一直到干瘪、透明和变形



二

傍晚

我姐姐用一双长筷子
把一缕缕海虾的孤魂
丢进沸腾的油锅里
在浪涛中翻滚
终于消失在烟雾中
一小团苍白的
虾的孤魂
在浊黄翻滚的大浪中
挣扎了片刻
突然苏醒复活过来
像一朵巨大的盛开的莲花
在热带的暴风雨后
浮现池塘
又像一朵白云
飘荡在蓝天上

三

我们小孩

都很惊讶

刚刚厨房那一盘干瘪的虾的孤魂

端出餐厅

还魂后

一盘芬芳的莲花

一盘洁白的白云



注：我母亲自小生长在马来甘榜里，深受马来文化的影响。她很擅长制作马来人的虾饼，在马来西亚，中小学的小食店都有大片的虾饼卖，是青少年喜爱的食品。制作方法很简单，把海虾去壳煮半熟，剥碎混入半熟的面粉中，然后晒干，可收藏很久。要吃的时候，煮一锅油，把一两寸大的虾片丢进沸腾的油中，一秒钟之间，它会膨胀成洁白的一大片。

椰树上的脚印

一、椰树上的脚印

屠妖节的黄昏
走出兴都神庙
偶尔抬头
我看见自己走过的道路
是一棵笔直的
高入云霄的椰树
巨大的脚印
一左一右的
深深烙在树干上

二、树梢上的椰花酒

我每天把酒囊挂在腰上
沿着树干爬进云霄
收集椰花酿好的美酒
随着喝酒年龄的成长
这一条通向天堂的道路
却愈来愈漫长
我要耐心的拨开云雾
才能找到椰花酒

三、乡村的忧愁

带着梦境登高时
我把沾满泥泞的足印
踏脏蓝色的天空
我惊醒白云、残月、鸡啼与狗吠
带着夕照回归人间时
我满脚的彩霞
美化了灰灰的暮霭
但颤抖的脚步
踏碎乡村的忧愁

四、椰花酒的声音

从暴雨中归来
路旁的酒徒们
喜欢聆听
悬挂在我腰上的葫芦酒坛里
椰花酒的波浪声
不是英军在胶林尽头
围剿森林中的黑影时
乒乒乒乒的枪炮声

五、椰子的坠落

风雨雷电
擦洗不掉
我在通向天堂的道路上
留下的巨大脚印
被酒徒阉割过的椰子树
却希望有一天
我会像一粒椰子
在风雨中
碰的一声
坠落乱草丛中
荒弃的墓碑之间

注：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故居，坐落在一个种植着橡胶树和椰子树的山林里。在1970年代以前，开采椰花酒，还是很兴旺的行业。为了方便每天爬上几十尺高的椰树顶梢，印度工人，在笔直的椰树干上切割出落脚的梯级。从地上仰望，这些阶级就像一个个脚印，使人难忘。椰花酒的制作，首先是将正要开花的花心割断，接上一个陶坛，原本输入椰子果实的甜香的椰汁，便导引至坛中，采椰花酒的印度工人每天都要爬上树梢收集这些液体，经过加工，便是椰花酒。

把唾沫吐成白云

——忆水稻田中的打架鱼

一

水稻田的早晨

打架鱼

吐一口唾沫成白云

当作伞

遮住酷热的太阳

二

稻穗金黄时

打架鱼将鲜艳的武士服饰收藏起来

它的农舍

以云为屋顶

以水草为栋梁

三

放学回家途中

我从清澈的水里

双手捞起的白云

底下没有静修的打架鱼

我误认

天上白云的浮影

是它的唾沫



四

我给玻璃瓶中的打架鱼

一面镜子

它马上回忆起江湖卖艺的日子

将武士服饰穿戴上

五

玻璃瓶中的单身贵族

隐居生活

一旦受到侵犯

打架鱼将与敌人打斗

到全身的颜色脱落才投降

后记：我在马来西亚霹靂州地摩华氏小学读书时，学校附近通向火车站的路边，还有日本军队占领时期，华人种稻的沼泽地，常常与同学去捕捉打架鱼。这种小小的热带鱼，生性孤独，喜爱与同类打斗。每当战斗时，其尾翅与鳍蓬勃起来，全身呈五颜六色。平常只呈现浅蓝灰色。在沼泽或水田中，吐白口沫而居其下。我们寻找鱼时，以一朵朵云状的泡沫为打架鱼的记号，用双手掌心从水底捞起，把鱼与泡沫一起捞起来。我们常常把打架鱼养在小瓶中，带回学校，课余与同学的打斗为乐。目前田野已受农药污染，很难找到打架鱼了，大概都面临绝灭的危险。

1996年10月3日爱荷华城

绿色的诱惑

——斑兰叶写真记

1

我母亲偶然发现
绿色的香魂
暗藏在马来甘榜潮湿地带
更喜欢在雨夜中
徘徊在亚答屋后
红毛丹树的阴影里

2

她修长的小手
刀伤后
流淌着绿色的鲜血
她修长的小手
热水烫伤后
流淌着绿色的眼泪

3

自从英国殖民者
焚烧森林
种植从巴西移植的橡胶树
斑兰叶惨死在巴冷刀后
留下绿色的香魂
神秘的迷惑着
南洋各民族的欲望与幻想



4

斑兰叶的香魂

潜伏在各族人的灶头与餐桌上

从路边的小食摊到城里的大酒店

娘惹糕、精罗、红豆汤、炸鸡、白米饭

都渗透着绿色的暗香

5

巴黎香水

涂在女人身上

只能唤醒一些邪念

热带雨林的斑兰叶

一二片叶子的幽香

使到南洋的一切食品饮料

森林边缘的苦闷生活

变成一种诱惑

注：斑兰叶，马来名 Pandan 之译音，生长在东南亚各地的一种香草，叶子绿色，约三四寸宽，一二尺长，在新马泰、印尼、菲律宾，几乎家家户户屋旁都有种植。叶子只有拧碎或放在热水中煮，才会发出诱人的香味，当地的食物饮料，都喜用其绿色或香味。

香蕉花的韵事

只有在深夜以后
我才会自动掀开朱红色裙子
让一排乳白纯洁
很女性的小花暴露出来
蝙蝠偷偷亲它的嘴唇
贪婪的喝饮甜蜜的口水
留下一点多情的花粉
第二天
朝露滴落
花瓣一片一片凋谢后
子房内便开始孕育着果实
有时风拥抱我以后
我也会怀孕



后记：香蕉树自小与我一起长大。我出生的故居，旁边就有一片香蕉园，为邻居所有。在我家门前的河的对岸，也有一亩香蕉园，为我家所有。香蕉花属花轴，长锥形，有朱红色的苞叶包住。每夜必有一片苞叶掀起，露出一排雌性管形乳白色小花。蝙蝠喜汲取其甘汁，顺便将身上的花粉留下。第二天苞叶与小花掉落，晚上另一排小花又暴露出来，锥形花轴下端的花都是雌性的花。根据观察，生态尚未破坏的土地，一般香蕉树的花粉传播工作，主要靠蝙蝠。所以小时我家的香蕉园，由于战后没有经营而荒芜了，蝙蝠索性往在残破下垂的香蕉叶里。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八日

蝙蝠与花朵

——盲目的蝙蝠以声波
探测只在黑夜开放的美丽的花朵

森林边缘的夜晚
盲目的飞翔在闷热、潮湿、黑暗之间
蝙蝠把翅膀张开
一张敏感的雷达网膜
除了追踪丑陋的昆虫
也用超声波探测
只在黑夜里开放
美丽的花朵

榴连、香蕉轻微开花的声音
乳白温柔的颜色
淡淡发霉的味道
清晰的反射在
黑色的网膜上

每晚蝙蝠伪装成黑夜
悄悄降临
喝一口美酒
留下一点花粉
第二天当它倒头挂在岩壁睡觉
每朵花便不小心的开始怀孕

蝙蝠还记忆着
一九五〇年代
紧急法令的枪炮声
怦怦碰碰的回音
几乎打伤了翅膀
它痛苦的飞去远远的的岛屿避乱
听说榴莲与香蕉树从此以后
每年只开美丽的花朵……
或者只在有风的夜晚才怀孕

后记：蝙蝠不只是吃昆虫，也是采花粉的夜行客，树木中特别榴莲与香蕉树，为了吸引夜间飞禽传播花粉，特地夜里开花，而且以浅颜色（乳白色）出现，为了黑暗中容易呈现，又发出发霉的味道而不是香味，因为蝙蝠喜欢吃昆虫与小动物。小时我家在马来西亚的橡胶园附近有许多榴莲与香蕉园，这是我回忆常出现的景象，当然风也能帮忙传播花粉，所以说：“只有在风的夜晚才怀孕。”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七日

亚答

走出
暴雨在淡水河口泛滥后
沼泽丛林下的泥泞
我们像鳄鱼
静静躺在甘榜农家的屋顶
晴天晒太阳
雨季聆听
屋檐下的雨水的滴滴答答



注：亚答是泥巴棕榈树（Nipah-palm）的叶子，喜欢生长在热带淡水河形成的沼泽丛林下，在七十年代以前，新马各民族住的木屋，多采用亚答作屋顶，耐久又凉快，后来因野生的亚答树被砍伐殆尽，才突然改用铁皮作屋顶。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加州大学（UCSB）

锡矿工人的脊背

(外一首)

无数小河
天天在奔流
贫瘠的土地
一片沼泽
红蜻蜓停息在池塘的浮萍上
寻找鲜美可口的露珠与阳光

割胶工人的头灯

额头上的煤油灯
就像热带丛林边缘的萤火虫
黎明前
照醒橡胶树
环绕身上乳白色的小河
在灯光的引导下
方向正确又安全的
奔流进沉默的
深铜色的陶瓷杯里……

注：采锡矿工人，在空旷的沙地上工作，天气酷热，喜欢赤着背，脊背上的汗水，小时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橡胶树的液体，在太阳的暴晒下，不会畅流，因此马来西亚的工人，需要凌晨六点就开始割，头上戴着煤油灯或蓄电池灯。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加州大学



第三卷

新村印象





新村印象

——一个小孩记忆中的紧急法令

一、亚答屋故居

沙屎坝上
高大纯朴的亚答屋
听到英军逼迁的命令
又嗅到枪弹味
便晕倒泥地上
强行拉上大卡车
载进集中营
我的故居
已吓得
只剩下半车的柱子与木板



我家的猫狗
与河边的红毛丹树
都拒绝乘军车
移居铁蒺藜包围的新村
宁愿野生在禁区里

二、新村

牵牛花
企图攀越铁蒺藜
潜进集中营
探访残存的橡胶树
先后被军刀砍死
只有热带的阵雨
月光
能自由
进出铁蒺藜围困的新村
不必携带身份证
也不必通过检查站

三、心愿

我祈祷
但愿自己
是一间回教堂
或牛羊
宵禁时
不必回到铁丝网中
的集中营
继续住在热带雨林
像野胡姬花
还可爬上相思树
好奇的
向旷野了望



注：紧急法令在一九四八年宣布以后，一九五一年开始施行强迫搬迁进新村里住，下午六时至早上六点半，村民不准外出铁蒺藜以外的禁区。在乡村内，晚间十时至早上五点半施行戒严令，任何人不准踏出家门。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美国加州圣塔芭芭拉爱那巍他海岸

逼迁以后的家园

一、拒绝殖民的红毛丹树

因为我家的红毛丹树与红毛榴连树
敢在红毛人的枪炮下
拒绝殖民政府的赔偿
不肯被连根拔起
像房屋被拆除后的柱子
粗暴的被拖上军车
移置到铁蒺藜包围的集中营
由于他们坚持生长在河边
结果山竹、番石榴、榴连、莲雾
都为了自由的山居生活
留在荒芜的故居遗址
与蕉风椰雨一起生长

二、香蕉树上倒吊的蝙蝠

我们被强迫送进集中营以后
红毛丹、山竹、榴连、莲雾
依旧殷勤守时的
每年二季
以美丽的花朵与果实
呼唤故人回来
倒吊在野草丛中香蕉树上的蝙蝠
只见小孩偶然出现
成年的男女永远的失了踪

三、遗弃的亚答屋叶片

几根晒衣架的柱子
像驼背的老人
伤心的站不稳
看见
拆除故居
遗弃的亚答屋叶片
在野草中间腐烂
是一页页
被风雨撕破的岁月



注：这里所写，是我诞生的故居所遭受的浩劫的真实经验。这个故居在霹靂州地摩（Temoh）埠的南边沙朥河河边。屋子拆除后，我还回去采果子。父母、哥哥、姐姐就不敢回去。成年人去禁区，会被怀疑是带粮食的秘密行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英国殖民政府决定施行移民（Resettlement）计划，为当时最高专员（High Commissioner）Henry Gurney与军事行动总司令Harold Briggs的决策，把全马住在市镇以外的人（约一百万人，主要是华人，印度人与马来人可免）移置到铁丝网内的集中营。为了好听，取名为新村（New Village）。早期华人移民，日本时期避难，多居在山林地区。我家搬进新村时，只带走一棵还未成长的红毛丹树，其余留下。我家的猫不肯上车，后来却寻到新家来。移居后，门前河对岸的菜园，日本占领时期种植香蕉、木薯、蔬菜，后来成为灌木林、蝙蝠的藏身之地。

我们故居的屋顶原用亚答叶作屋顶，这种原生长在内陆淡水河口、或沼泽地的棕榈（Nipah-palm）叶子，用来盖屋顶，在热带最理想，可使屋内凉快。当时全马一齐移民，亚答不够用，英国人只好提供锌板（zinc）作屋顶，结果太阳暴晒下，屋内闷热如大炉，而且铁钉打过之处，容易生锈漏水。

地摩

军警与马共游击队
都伪装成黑夜
包围着我们的新村
七点后
我们就关紧门窗
仍然听到
大剪刀咬断铁刺网与电线
滴滴答答在响
铁锤敲破头颅的惨叫声
焚烧警察局、火车站的火光
也从木板的缝隙进来
照红了我空白的习题簿子
遥远处
鸡啼狗吠声
还断断续续有人砍伐橡胶树……

注：地摩埠（Temoh）在霹雳州金保（Kampar）以南六里。金保山接连彭亨山脉，是马共首领之大本营，一九四九年撤去彭亨·文冬（Bentong）山里，五二年再撤去泰国边境的勿洞（Betong）。这是我诞生与长大的故乡，为典型的深受紧急法令战乱的小镇，从英国殖民政府惨无人道的剿共军事行动，到马共的杀人放火事件，都曾亲眼目睹。这里所记，主要是在一九四七年至五二年间的印象，在一九四九年的一个雨夜，我住在万岭（Banir）附近，我家拥有的橡胶园里，不远处，马共出动几十人，把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树以大刀砍伤其表皮，破坏其生产。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八日

十二岁的雨树

——我在十二岁那年！
开始天天携带身份证，才敢走出口口

英国殖民官员说
要辨认
热带美丽的雨树
只看看十二岁以后
潮湿的枝干上有没有
寄生着雀巢羊齿植物

十二岁以后
每天走进走出地摩新村
军警一定要细心检查
我们身上带着的身份证
才能肯定
我们是马来亚的良好公民



注：英国殖民政府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宣布紧急法令以后，新马人民十二岁以上需要办理身份证，以示区别一般老百姓与马共或其民运分子之身份。地摩在马来亚霹雳州，一九五一年后，把小镇与附近村庄以铁丝网围起来，成为当时典型的集中营新村，我进大学之前，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

白区

一

新村内的咖啡店
吵闹的流言是非
公园里缠绵悱恻的爱情
蔓延到午夜
因为听不见警报
时钟再无法把它敲断或打散

二

小孩玩捉迷藏
可逃到铁蒺藜之外
藏在午夜的黑暗里
第二天
又带着一盒丰盛的午餐
回去树林中的学校
橡胶园的蚂蚁
第一次尝到
胶工吃午餐时掉落的
美味可口的白米饭

注：马来亚自一九四八年宣布紧急法令后，村村由于戒严及种种限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一九五三年后，时局逐渐安定，英国政府开始把不受马共影响的地区宣布为白区，取消戒严令，第一个区为马六甲。在一九五三年底我住的霹雳州要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才逐渐成为白区。

一九九七年三月加州大学

新村里的谣言

一、月色

午夜

狗吠之后

巡逻的军警

击毙的黑影

枪声消失后

只找到散落在路上白色的传单

沾着一些露珠

印着“打倒英国殖民主义”的中文口号

凌晨

它又变成一片片银色的月光

已被胶工的脚踏车碾碎

二、阳光

自从我们走出新村
禁止携带一粒白米
从橡胶园回家
不准带回来任何同情与思想
英军宣布
“马来亚主干山脉
所有森林中的影子
将会饿死”
可是不久又发现
他们饥不择食
天天大吃大喝
赤道的阳光与雨水
而快乐的活着

注：我生不逢时，出生后，新马即被日军占领三年零八个月，接着是英国殖民政府与马来武装冲突的紧急法令施行的战乱期间，我家被迫搬迁到集中营里（美其名新村 New Village），尤其在一九四八年至五〇年末，深受“紧急状态”下的生活影响，那些谣言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粮食，不能缺少。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四日美国加州 Isla Vista 情人节

新村保卫团

——纪念父亲被殖民政府强迫
担任新村包卫团的检查与巡逻任务

一、检查

绝粮行动以后
从碉堡的枪口
爸爸及其卡宾枪的眼睛
望见
马来亚主干山脉的
千里黛绿
他们永远不会饥饿
于是爸爸才明白
儿子放学后
偷偷溜出铁丝网
在山林的绿叶间
寻找粮食



二、守夜

爸爸与军警
埋伏了一天一夜
只窃听到
啄木鸟的嘟嘟声
陨星与山果的坠落

三、传单

鸡啼过后
昨夜的狗吠
竟变成一张一张
散落在泥路上
反英殖民主义的传单

四、巡逻

爸爸巡逻时
记下乡村
每一家的梦语
然后带着枪回家喝茶
顺便检查
恐怖分子
有没有进入我的恶梦里

注：一九五四年，我住的霹雳州地摩新村施行保卫团（Home Guard），每户人家中的男壮丁需要轮流日夜与军警一起负起保卫新村的任务。我父亲当时也被迫加入。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美国加州大学 Isla Vista

第四卷

戒严后的新村





戒严后的新村

——今夜我虽然在美国加州，却又听见中
小学时代住在马来亚地摩新村夜夜叫鸣的戒严
警报，遂想起紧急法令下殖民地的生活。

一

每夜十时
警报呜呜的叫过后
便只剩下一些忙乱的迟归的脚步声
母亲打骂孩子夫妻吵架的声音
我把门户严密的关紧
月光无法进来躲藏

二

过了不久
狗憎恨的
向巡逻的军警狂吠
了望塔上
强大的探照灯
在铁蒺藜与橡胶林边缘来回搜索

三

草虫和猫头鹰
都不敢鸣叫
只有我门口不远处
鱼塘里的生鱼与鲤鱼
还敢跳出水面
啄吃月色

四

夜读的我
发现
探照灯光
巡逻军警的脚步声
落在我的课本上
就是没有月光
我只好等待
凌晨五点半
戒严令解除后的另一次警报



五

我推开门
寻找月色
在村里的泥路上
发现昨夜的狗吠
以及那些黑影
变成许多白色的
反殖民主义的传单



注：英国殖民政府因为马共武装斗争，于一九四八年宣布紧急法令，我住的马来西亚霹靂州地摩埤也于一九五一年施行新村（集中营）计划，每天晚上十时至凌晨五点半不准走出家门，下午六点至早晨六点半不准离开村镇闸门，长达约十年之久，因此终身难忘这一段殖民时期的生活。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美国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图书馆

戒严

每天下午六点
铁蒺藜的尖刺命令村外
每一片树林
每一条河流
每一个风筝
追逐蜻蜓、蚱蜢、蜘蛛
暂时死亡

晚上十点过后
新村里的警报呜呜的宣布
屋檐下青年人缠绵的爱情
咖啡店中年人嘈杂的流言
老年人未吃完的半碗云吞面
小孩还未结局的捉迷藏
马上需要破灭或终止

接着脚踏车在泥路颠簸着飞速行过
匆忙奔跑的木屐声
一阵狗吠

注：全马人民在一九五〇至五二年，被英国殖民地政府强迫搬进所谓自由安全的“新村”后，各地宣布戒严，新村以外是下午六点到早上六点半，新村市镇内，从晚上十点到早上五点半，不准走出家门。我住的地摩埠（Temoh）每晚十点都拉响警报，我们小孩往往在预告警报时（五分钟）才匆忙跑回家。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八日

搜查身体

黎明前
当妇女进入黑暗的橡胶园
在碉堡里
你要用手去感觉
用手电筒去照亮
乳房里
内裤下
暗藏着的米粮、医药或情报



注：在我住的霹靂州地摩(Temoh)新村，市镇与村落以铁丝网围在一起，只有三个进出口，日夜军警驻守，出外工作的人，都要搜身，检查身份证。一九五一年饥饿行动(operation starvation)时，女人特别要搜身，因为曾发现有人暗藏药丸，甚至米粮，接济马共。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八日

暴雨

暴雨落在山中
轮回再世成河流
匆匆流过
每一条隐藏在丛林下的幽径
把人类与野兽的脚印与臭味擦掉
让森林安息

山中

人与野兽
日夜竖起耳朵
细听
身体穿过草丛的摩擦声
枝桠枯叶在践踏下的断裂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九日

和丰的枪声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六日的清晨

沃克夫人

在宁静的江沙皇城

沿着河边街

忙着选购烧制成黑陶的马来文化

布谷鸟与水瓶上的过沟菜

将是伦敦七月最珍贵的礼物

霹雳河清澈的水中

浮现三个来自森林的黑影

走进和丰一飞橡胶园的经理办公室

Tabek Tuan

二个客气敬礼的字

居然是子弹

打在沃克先生的头颅与胸前

沃克夫人驱车赶回十二里外的和丰

在弯弯曲曲的狮子山下

她又听见枪声

分别从和丰、士乃和太平传来

惨叫声

清晰可辨

二个华人、二个白人

注：一九四八年六月十六日和丰（Sungei Siput）郊外一飞橡胶园（Elphil Estate）经理被三位骑着脚踏车前来的华人开枪杀死，夫人正在十二里外的江沙采购食物与礼品，他们下个月将回伦敦度假。一飞隔壁和丰橡胶园（Sungi Siput Estate）的经理及其助手，半个小时后，又被杀害。当天在柔佛州的士乃（Senai）霹雳州的太平，各有一华人工头被杀害。这些恐怖事件，是最直接促使英殖民政府宣布紧急法令的原因。当时的最高专员 Sir Edward Gent 当天即宣布和丰与柔佛南部进入紧急状态。二十小时后，新马各地全受紧急法令管制，长达十二年，至一九六〇年止。

瓜拉古楼

紧急法令宣布的第十二天

马共伪装成黑夜

包围住我们的小镇

以机枪射击

警察局潮湿的木板墙壁

匆忙间撤退时

他们忘记里面只有三个警察

第二天晚上

他们又伪装成黑夜

放火燃烧警察局后

俘虏了整个市镇

押回森林里去

注：瓜拉古楼（Kuala Krau）在马来西亚彭亨州的中部，在英国殖民政府宣布紧急法令的第十二天，即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四十个马共游击队员，围攻市镇中心的警察局，打死一警员的妻子，半小时后撤退，留下血迹，大概有人受伤。警局内只有三个警员。第二天晚上，同批人马，又攻打二十里外的Jerantut小镇，烧毁警局，抢劫粮食，并把一些华人与马来人俘虏，带回森林。这是四八至五〇年常发生的恐怖事件。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一日，瓜拉古楼又再遭受三百个马共围攻，火车站被焚烧，铁路被破坏。

布先警察局

新村边缘
砍伐后残存的几棵高大的椰树
伤心又恐惧
兄弟们被锯断的身体
整齐的种植在
警察局前面
与盛满沙土的汽油桶
间隔着
形成一排勇士
等着战争的到来



注：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二年前后，马共势力强大，经常攻击马来巫各地小市镇。攻下警察局，抢劫武器。当时各地警察局均为木房子，前面普遍的以五十加仑的汽油桶盛满沙土，并间隔的安置六七尺高的椰树干，作为防御工事。布先（Pusing）在霹靂州怡保市西北十多里，为我熟悉的一个市镇。

安邦新村

自从铁蒺藜蔓延
包围着我们的安邦新村
每个深夜
子弹如阵雨
从山里落下
打在铁皮屋顶
我们无法入眠
狗吠不停
只有皇家空军的飞机
炸碎山头的烟雾后
山村才放晴



注：安邦（Ampang）距离吉隆坡市中心约六英里。原为锡矿、割胶工人与种菜人家散居之地。紧急法令后，所有人强迫集中到安邦新村，以铁蒺藜包围起来，以杜绝马共的粮食。一九五〇年，马共愤怒之余，开始夜里剪割篱笆，并从附近山头，开枪向村里扫射干扰。村民既感危险也无法睡觉，向殖民政府抗议，后空军飞机猛炸山头，干扰行动才停止。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加州大学

丹戎马林

——一九五二

—
二重铁刺网紧紧封锁住我们的出路
一五个高大的了望塔监视我们的行动
夜晚
探照灯
把新村与胶林的黑暗清楚的切开
禁止互相来往

二
野草奇怪的问巡警
铁刺网内外五十码
为什么不能爬行
他回答：
我要日夜看清楚
老鼠爬出的秘密

三

每天

我们只能推开大门二个小时

让新鲜空气进来

或等待凶恶的邓普勒将军

愤怒的把一张白纸交给我们

强迫我们随意写上死亡的姓名



注：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夜晚，马共破坏丹戎马林从附近山头偷送自来水的大水管，第二天当地殖民官Michael Codnor，带领工程人员及军警前去抢修，途中遇伏，二十一人几乎全部死亡或受伤，当时新上任的最高专员邓普勒将军（General Gerald Templer）大为愤怒，严惩丹戎马林的全体居民，戒严令长达每天二十二小时，亲自到每户人家，递上白纸，要求提供与马共有关系的人名与情报。二十二小时戒严令只施行了十四天便解除。当时丹戎马林有六个新村，其严厉设施与全马各地也大同小异。我住的霹雳州地摩新村，把市镇与居宅区包围在铁刺网内，与诗中所述完全相同。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

第五卷

山中岁月

马来西亚丛林中的反殖民地战争诗抄





山中岁月

——记我小时回忆中有关马共的种种印象

一、宣言

当殖民主义的军队
开始争夺
我们在抗日战争留下的废墟中
找到的一些烧焦的理想
我们只好第二次
回到马来亚主干山脉
热带丛林里
寻找埋葬起来的
生锈的枪炮



二、告别

我们勇敢的
把理想带进森林里
很残忍的
让贫穷、恐惧
老人与小孩
留在集中营里

三、民援

我们的身体带着革命
藏在主干山脉的森林中
却把眼睛留在
铁蒺藜包围的集中营里
监视着每个村民
森林边缘的英军行动
我们的耳朵在咖啡店里
听清楚每一句话
双手拿着身份证与月捐
自由的通过检查站
双脚走在大街与胶林
搬运着粮食、日用品与医药

四、磁场

主干山脉
是一块巨大绿色的磁铁
吸引着年青人
凡是走近森林边缘的橡胶园
便消失在原始丛林

五、旗帜

凡是不向我们旗帜敬礼的人
黑夜里
我们就用旗帜上的锤子
敲破他的头颅
用旗帜上的镰刀
砍伤橡胶树
用旗帜上血红的火焰
燃烧巴士、火车站、警察局
那些宣传殖民主义思想的学校……

六、敌人

我害怕
叶落
鸟叫
风声
树的摇动
一切声响都是我的敌人
给我们带来灾难与死亡

七、恐惧

我们永远轻轻的
赤着脚走路
不敢在丛林里
留下一个脚印
踩断一根枯枝
翻动一片野草
因为英军的带路人
达雅克土族
从一片践踏过的枯叶
就能推算出
我们一切秘密行踪

八、枪伤

我带着体内的五颗子弹
奔跑回深山
许多苍天大树上的子弹比我还多
还是在山脉里继续生长
以热带阳光与雨疗伤
没有一棵树曾经向日军或英军投降

九、葬礼

我们在烂泥中挖个洞
把他仍下
像农夫播下种子
他不是中弹腐臭的尸体
而是一粒种子
雨季过后
他又是一棵爱阳光的大树



友情与埋伏

——记一位马共区委书记阿光之死

当我发现
失踪后的同志
用真诚友情引诱我
白天的约会
竟是一排埋伏已久的自动来福枪
他对我的怀念
马上变成五颗子弹
在我的胸膛里爆炸

我奔跑回森林深处
变成一棵树
因为深山中千千万万大树
树身都弹痕累累
英军搜寻到黄昏
无法辨认出我就是弹伤的马共

军警伪装成黑夜
包围着丛林
当我想起
没有一棵树曾经投降
当我计算到
我身上已有十五颗子弹

比山中任何树木还要多
我使用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
叫醒整座森林



注：根据一位英国年轻军官J. Oldfield的目击日记，阿光（Ah Kong）是一位马共区委书记，他在一位已投降的马共之友情之引诱下，答应在马六甲森林边缘见面，想不到已投降的马共成员，带了军警设下埋伏，阿光胸前中了五枪，还成功的逃脱，当晚英军下令停止搜寻，在森林中扎营过夜，午夜听见一声枪响，天亮后，发现阿光自杀身亡。他身上除了埋伏中的五枪，身上还有十一颗子弹，是以前被击中的。他的敌人被他战斗意志与生命力之坚强，而大为惊奇与敬佩。

黑风洞

九一那天
马来亚所有的山脉
众多的森林
都走进黑风洞
在乳白的石灰窑洞开会

我一脚踏进去
就清楚的看见
每一个黑风洞的洞口
就是从不同方向
瞄准我们
日本人的枪口

当我大叫
洞口透进来的阳光
就是机关枪的炮火
二十位马共首领
已纷纷中弹倒毙
只有总书记黎德与几位同志
从神秘的山洞逃走

注：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马来亚共产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全马马共首领到吉隆坡郊外北面的黑风洞开会，商讨抗日计划。黑风洞与山林相接，又视野广阔，容易逃走与防守。但却走漏情报，为日军埋伏，全马共精英不是被打死就是俘虏后枪毙。二十人当场被打死，七十多人被捕后杀害。当时的总书记黎德（Loi Tak），根据许多英军的资料，是出卖情报给日军的间谍。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

受伤的河流

——一位英国殖民地官员在彭亨州淡马如
亲眼所见一位民运成员之死

—
橡胶园里
安静的午后
我正在给亚答屋的居民
分发逼迁命令
军警瞄准
七十码外的三角星帽子
一齐开枪
浓浓的弹药烟雾散后
只见一间散发着胶片臭味的烟房
躲在阴暗的角落

二
又向前面高大茂密的
没有动静的茅草堆抛出手榴弹
除了一声痛苦的叫喊
草丛中
再也找不到踪影

三

军警把整片丛林重重包围
乱枪扫射后
才搜寻到一顶帽子
那颗三角星还完整的闪烁着

四

遥远处
突然有一个黑影奔向斜坡
军警高声喊他别动
黑影却变成一个手榴弹
在我们面前十码处爆炸
扬起满天尘土

五

待我们站起来
向前面的低谷追去
只见一条湍急的河流悠悠流着
水边翠绿的野草中
有点鲜血
水里有两只闪亮的眼睛

六
 惊恐之下
 我们以乱枪
 枪毙了这条河
 发现河的身上还有两颗手榴弹
 两处枪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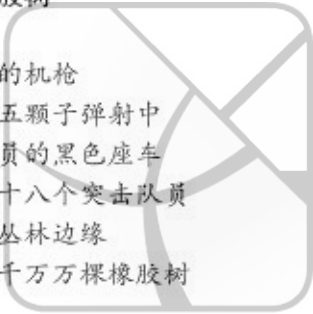
注：一九五一年，一位英国年轻的殖民官员史徒瓦（D.W.Steward）在彭亨州的淡马如（Temeroh），与一对军警到橡胶林深处，分发逼迁命令，当时殖民政府正施行集中营计划，把所有散居各处的人，强迫搬进铁丝网包围着的新村集中营。这里所记，是事实，史徒瓦心里佩服这位民运分子（还不是正式马来游击队员）的作战才能。我也在我家橡胶园的水屋前亲眼看见殖民官员与军警来下令逼迁时，遇上一个来收月捐的武装民运分子，军警开枪，他没还火就轻易逃走了。本诗所记，原载于 Harry Miller 的 *Menace in Malaya* (1954, London) 一书中。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三日美国加州大学 UCSB 图书馆

山雨

——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星期六早上，马共在通向福隆港的路上设下埋伏，击毙英国驻马来亚最高专员古尼将军（Henry Gurney），并安全撤退进彭亨的森林深处。

一、橡胶树



当我们的机枪
把三十五颗子弹射中
最高专员的黑色座车
我们三十八个突击队员
撤退进丛林边缘
成为千千万万棵橡胶树

二、山树

皇家空军飞机从新加坡赶来
九三炮兵团的过山炮从吉隆坡追来
炸弹与炮弹
深入彭亨森林深处
日夜爆炸
死伤的都是无辜的山树

三、脚印

辜加军队
皇家步兵团
二三野战部队
又从四面八方
寻找我们三十八人
仓皇逃走时
失落的脚印



四、山雨

暴雨从印尼群岛
穿过茂密的丛林
在辜加军队的枪声中
把我们的足迹一一洗擦掉
第二天山雨停后
我们在土著的区域边缘
开始耕种瓜果与蔬菜……

注：根据英国记者 Harry Miller 在 *Menace in Malaya* 一书的报导，英国殖民政府为了报仇，马上动用七种军团去围剿约三十八位马共，最后辜加军队发现马共踪迹，只需三个小时即可追上。一场暴雨，把脚印冲洗干净。殖民政府怪罪福隆港附近的士毛月（Tras）村民对这些马共支援，把全村的人逮捕，并将村庄废置。

一九九七年三月加州大学

水花与枪弹

一、口渴

早晨起床后
丹戎马林的两万人口
全都口渴
随想起梦中
第六次
在遥远的山林里
水管爆裂的声音

二、麦可

三十二岁的殖民官员麦可
天天在烈日下监督建设
六个集中营
更加口渴
遂亲自带领工程人员
警察野战部也带上口渴的枪
去寻找山泉奔泻的缺口

三、水花

沿着二里长的大水管前进
麦可与野战部队的枪一样口渴时
水花从草丛喷放
一滴滴清凉的水落在身上时
突然爆炸成枪弹
麦可发现身上往下滴的
不是汗水也不是泉水
而是鲜红的热血……



注：麦可·柯勒（Michael Codner）是马来亚出生的白人，当时担任丹戎马林（Tanjong Malim）区的助理殖民官（Assistant officer），他亲自策划把那区的人民，分别移置到六个新村集中营，以杜绝马共之渗透与粮食供应。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星期二）夜晚，马共自一九四八年以来，第六次破坏丹戎马林从附近山林输送自来水的大水管，第二天一早麦可就带领着工程人员与警察去抢修，途中遇埋伏，十二人死亡，其中包括麦可及霹靂州南部公共工程主任工程师。八个警察受重伤，只有一位马来人完好无恙。埋伏的马共多达四十人，只有二人被击毙。枪战时，市中心也清楚可闻，以为马共要围攻丹戎马林市中心。麦可能干又勤劳，是一个肯替当地福利奔跑的优秀公务员。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美国加州大学

在寂静的山中

一、死亡

我倦了
就躺在灌木林中休息
一棵树倒下去的时候
不会选择地方

二、恐惧

深山里没有忠诚的朋友
凡是有生命的都会背叛我们
阳光在树林间的走动
常怀疑是英军的闪电突击
枯槁断落声
犹如扣动扳机
山果的坠落
更怕是埋伏敌人抛出的手榴弹
老鹰巨大的投影
还以为轰炸机
奔跑进山洞里

三、安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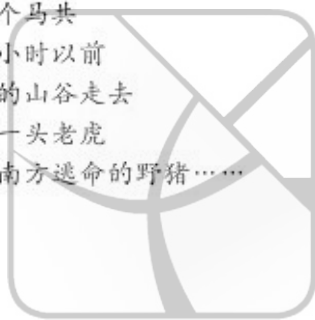
只有暴雨的夜晚
当白天的足迹
一一被雨水冲洗掉
我们才能安眠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追踪足迹的达雅克族人

热带丛林是他的书房
他喜欢解读每一片践踏过的落叶
分析踩扁或踏断的小枝桠
研究被翻动过的野草的叶子
然后正确的指出
有十几个马共
在五个小时以前
向北面的山谷走去
或是有一头老虎
追逐向南方逃命的野猪……



注：英国军队在五0年代进入马来亚丛林剿灭马共时，从沙劳越请来达雅克（Iban Dyak）族人，帮忙追踪马共的足迹。这是英国军官后来在回忆录中对达雅克人的印象。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USCB）

山中传奇

——一个马共的自白

一、播音

森林中唯一的娱乐
是听见。
盘旋树梢的飞机广播
久别同志亲切的问候
但投降那二个字
使得绿色美丽的森林
从此变得阴森可怕……



二、轰炸

躲在山洞里静观
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
先把遮盖着山谷的湿雾炸破
再把山坡的泥土翻起
如同耕过一样
飞机消失过
我们便开始种植蔬菜瓜果……

三、传单

飞机把我们吵醒后
热带丛林
突然进入秋天
叶子纷纷飘落
每一片落叶
都有投降后同志的笑容
但拾取了每一片落叶
正面写着自由
后面却隐藏着死刑……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美国加州圣塔芭芭拉爱媛海边

第六卷

英国殖民地诗抄





集中营的检查站

一、割胶女工

清晨五点

军警细心翻动脚踏车上

胶桶里的工具

用手电筒的灯光

比照还在梦中的与身份证上的面孔

最后仍然怀疑

女工乳房的丰满

怀孕妇女肚子的膨胀

等女警用手搜索

证明胸罩与裤子下面

没有隐藏的粮食与药品

才让她们

消失在黑暗的胶林里



二、小学生

检查站的英军与马来士兵
翻阅我的课本与作业
寻找不到米粮与药物

便拷问我：

“华文书本为什么特别重？
毛笔字为什么那么黑？”

下午回家时
他们还要搜查我脑中的记忆
恐吓我的影子
阻止他跟我回家

三、刺死黑影

黄昏以后
当罗哩车
经过山林曲折的公路回来
士兵忙乱的细心搜查
满满一车的黑暗
用军刀刺死每一个影子
因为他们没有身份证

四、饿死影子

自从“绝粮行动”以后
我爸爸和军警
联合守卫新村的出口
用来福枪和卡宾枪去阻止
每一粒白米走出集中营
限定一年内
森林中所有的影子饿死

可是爸爸与军警的枪口
却很疑惑的看见
放学后的孩童
都要走出集中营
回到山野去寻找粮食
番石榴、红毛丹、山竹
都生长在森林的阴影里

注：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杜绝马来亚共产党的粮食来源，于一九五〇至五一年间实施新村计划，把分散在山野的华人搬迁到一集中地居住，迁出新村，都需检查。在所谓保卫团（Home Guard）计划下，每家至少一人要参与防卫与巡逻工作。所谓新村（New Village）实际上是限制马共渗透华人，防止华人援助（人力、情报、经济与粮食等）马共的军事行动。由于当时马来人与印度支持马共的人不多，不受这计划的影响。我大学之前的第二个故居，就在这样的集中营内，地址是马来亚地摩埠新村，B-31号。我的小学在集中营外，因此每天上学回家只有一条路，必需经过检查站。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爱荷华

我的亚答屋小学

一、影子

清晨走进亚答屋课室
我坐在椅子上
一棵榴连树的影子
已占据我左边邻居的坐位
它认识每一位因贫穷而退学的孩童
屋顶漏下的眼光
则坐在讲台的桌上

放学回家
穿过胶林宁静的泥路
我看见各种树根钻出泥土
听我们唱抗日歌曲
高大的椰树影子也在摇摇摆摆
激昂的学唱

当我们进入集中营的关卡
由于军警要检查身份证
树根和影子
才在铁蒺藜外止步

二、集中营以外

我的小学
回教堂
马来浮脚屋
牛羊
在天黑前
不必像我们小孩
紧紧张张回到
铁蒺藜包围的集中营里去



三、焚烧的教室

一阵狗吠之后
我的小学伸出火舌
点燃了满天的云朵
橡胶林在半夜中惊醒了
我似乎听见
我小三课室的桌椅
在燃烧中还喊我救它

第二天
亚答屋的课室
只剩下几根黑炭断柱
老师在争论
是萤火虫放的火
还是昨夜有陨星坠落

注：我的小学在霹雳州地摩埠通往火车站半路上，四周为橡胶园。小三那年，有一栋亚答课室怀疑被马共放火烧掉。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爱荷华

一九四五年

——记一位英国军官所见

一、错误

日本投降之后

一位刚重返马来西亚的英国军官普克
在文冬、劳勿、瓜拉立卑的大街上
惊恐的指着旗杆大骂
“是谁犯的大错误
把锤子镰刀飞扬在米字旗之上？”

二、主人

三年八个月之后
他们走出彭亨的黑森林
身上带着马来西亚所有的绿色
成为大地的主人
在彭亨、吉兰丹的大街上
人们向他们敬礼
他们对投降后回来的英军
傲慢、无礼、蔑视、并加以污辱

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英国军官普克准将（Brigadier L.H.Pugh）跟随蒙巴登（Mountbatten）的“解救行动”（Operation Zipper）重返新马，他被派送到彭亨州接管。他发现劳勿、文冬、瓜拉立卑各地皆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管治着，旗杆上马共的旗帜在上，英国旗在下，经过抗议才更换过来。当时在吉兰丹也是如此。抗日军即成为一九四五年以后的马共，抗日军所穿的绿色军服为抗日时英军所空投到森林里。后来马共改穿卡基士黄军服。战后重返马来亚的殖民官员，当时控诉抗日军对他们态度傲慢、无礼，并加以污辱，因日军攻打马来亚，英军不堪一击就投降了。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二日美国加州大学

军事行动

一、伪装影子

在马来亚深山里
曲折的公路上
辜加与英国军队
最害怕英文字母S的出现

当军车进入S字的路口
左右两边隆起坟墓似的丘陵
我们立刻跳下车
伪装成影子
尾随着车子前进
注意一草一木的动静

二、炸弹交织成一张火网

大炮与飞机投下的炸弹
互相交织成一张火网
将山林里所有的动物与树木
驱赶向
军警的四面埋伏
机枪瞄准
唯一的出口

三、达雅克族的解读方法

用枪炮与炸弹
始终打不开
马来亚森林的秘密
英军只好从沙劳越
召来矮小的达雅克人
小心解读
每一片拨动过的草叶
踏断的树枝
踩碎的落叶
终于我们知道
几小时前，多少马共
往什么方向走过



四、

告诉所有的枪口
紧急法令只准许
老百姓在屋子里吃饭
禁止野餐
禁止粮食在太阳与月光下生长
所以命令轰炸机的炸弹
炸毁山林里伪装成野草的
菜园里的瓜果蔬菜
运输卡车上的粮食
用黑色的油布遮盖住
加上手持机关枪的士兵
防止被饥饿的太阳看见

- 注：一、一九五〇年以前，殖民政府警察总监William Gray，唯恐影响作战士气，不准用装甲运兵车，因此军警巡逻出击时，在弯曲路上，常遭埋伏，死伤严重，后来才改用装甲运兵车。
- 二、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殖民地最高专员Henry Gurney在福隆港（Fraser's Hill）路上遭埋伏身亡，英军即采用飞机轰炸、大炮轰击，军队包围，突击以消灭深藏山中的马共。
- 三、从当时的婆罗洲，英国运来大批Eban与Dyak族人，作为军队进入深林中的带路人，他们很擅长从马共走过留下的痕迹去追踪他们，这是由于他们常年在丛林中打猎的缘故。
- 四、在Henry Gurney担任最高专员时，马来西亚军事行动总司令（Operations Director）为Harold Briggs，他计划集中营（新村），并提议Operation Starvation，以断绝马共与人民之联系与粮食之供应，这是使到马共被迅速击破之重要原因。

马来亚丛林里的埋伏

——一位英国军官在马来亚丛林与马共
作战的回忆

一、埋伏

达雅克族的探子说
虽然没有一个脚印
枯枝的残断
落叶的破裂
已泄漏一个秘密：
丛林的尽头有马共的营寨

刚踩踏过后
企图站起来的野草
又向我们告密：
早上四个人
带着枪
向橡胶园走去



二、开枪

下午二点
我们来福枪的眼睛
认出四个马共从胶林回来
背着米袋
就像放学回家的学生
边走边谈着笑话
一排枪声响过
他们即变成灌木林后
安静的大树
中弹后飞溅的鲜血
远远看
就像树身上野生的胡姬花



三、活捉

沿着血迹寻找
只有几朵盛开的红色胡姬花
没有受伤垂死的马共
最后
我们只好摘下胡姬花回去报功

四、马共

他们
就像深山里的大树
带着子弹生长
让啄木鸟与风雨
医治伤口
所以在马来亚的山中
我们怀疑每一棵会摇动的树木
都是敌人



飞机与森林

一、邓普勒以华语唤醒了森林

清晨

达哥大飞机像一只乌鸦

盘旋在彭亨、吉兰丹、霹雳山脉的上空

邓普勒将军

以纯正的华语

摇醒了烟雾中的森林

以诚恳的语气

劝告山中所有的影子、老虎、大象、野猪

走出阴暗的丛林深处

失踪很久的同志

又向深山中

每一棵受伤的树问候

二、猛虎舔吃投降同志的笑容

飞机

像一只白鸽

轻轻飞过主干山脉

把千千万万雪白的传单

投入茂密黑森林中

飘落在僻静的山谷、野径、岩洞

猛虎、野猪、毒蛇好奇的嗅闻着油墨的味道

用舌头舔吃着象形文字

投降后同志的笑容

三

有时喷射轰炸机
像一只凶猛的老鹰
疯狂粗暴的向树梢俯冲
寻找青绿的菜园
模糊的帐篷
可疑的黑暗角落
投下大量的炸弹
便飞回新加坡的樟宜丛林里
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
金保山还冒着烟
露出鲜红的伤口



注：从吉隆坡或新加坡起飞的飞机（多数是 Dakotas, Spitfires, Ansters 型飞机），在一九四九年至五四年间，经常轰炸霹雳、彭亨、吉兰丹州内的主干山脉，并通过广播与散发传单，号召马来投降。一九五三年初英国驻马来最高专员（High Commissioner）邓普勒将军（General Gerald Templer）虽不懂华文，苦学之后也会念读一段劝降的广播。我在霹雳州地摩埠读小学时，观看飞机轰炸、广播与散发传单，成为我们的娱乐。有时还爬上番石榴树上去寻找更清楚的视野。比较近的金保山，被炸后，树林烧毁，暴露出红土。有一次放学回家途中，飞机猛炸地摩市镇后的山区，一位女同学大哭起来，因为她家就在被炸的山脚下。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七日

热带水果篮中的手榴弹

——一九四八年至六〇年紧急法令时期
马来亚英籍橡胶园主生活小记

一、吃风楼前的麻包沙袋



一个苦旱的季节
灌木草丛常出现的野火
森林边缘日夜爆发的枪声
惊动了一只苍蝇

它飞到橡胶园外
红毛人的吃风楼
惊讶的发现
四周高高堆叠起的麻包沙袋
防止洪水
苍蝇不明白红毛人
旱季里对洪水的恐惧

二、热带水果篮中的手榴弹

阳台上的红毛人
神情紧张的读着海峡时报
餐桌上的水果篮里
堆放着木瓜、红毛丹、山竹
还有几粒褐色的小凤梨
苍蝇嗅到陌生的炸药味道
才醒悟这不是热带水果

三、风景都是白人的敌人

汽车亮丽的玻璃
都装上褐色的钢板
遮挡赤道上阳光的渗透
紧急法令宣布
热带雨林风景都是敌人
公路两旁他们自己种植的橡胶树
黄昏后
都是狙击白人的游击队员

四、小孩的迷惑

小孩迷惑的问
在睡房的玩具之间
堆积起的麻包沙袋
沉重的长枪的意义
母亲说：
“这是殖民地圣诞节
奇风异俗的礼物”



注：英国殖民地政府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宣布新加坡马来亚海峡殖民地进入紧急状态，以对付马共的武装斗争。在马来亚霹雳州的怡保、金保、地摩、打巴等的橡胶园主英国人的生活，遂大受影响，日夜生活在恐惧之中。我青少年时代，常经过这些高入一等白人统治者的高级住宅（马来式的吃风楼），对其生活，非常羡慕，后来又觉得他们很可怜。这里所记，都是我亲眼目睹的生活片段。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福隆港的骤雨

星期六炎热的早晨
我丈夫拒绝坐在
充满子弹味的装甲车里
为了呼吸一口
新鲜的凉空气
我们才上福隆港去

上山时
黑色的罗莱斯座车
米字旗极高兴的
噼噼啪啪飞扬
我们的早晨
就是一片
热带雨林的风景

突然
一阵热带骤雨
打落在钦差大臣的座车上
我丈夫兴奋的推开车门
去迎接雨水

云雨飘过后
福隆港山上
弥漫着炸药的气味
我丈夫倒毙在路旁



沟渠流着的
不是他最喜爱的过云雨
而是他自己的鲜血



注：一九五一年十月的一个周末，英国驻马来西亚的钦差大臣（High Commissioner，又称最高专员）亨利·古尼爵士（Sir Henry Gurney）与夫人乘车从吉隆坡前往楠隆港（Fraser Hill）山上度假，半途在新古毛附近遭遇到马共埋伏而身亡，这里所记是他夫人的回忆。她始终不明白，丈夫为什么知道遭到埋伏，不伏在坚固的钢板车里，反而还推开车门往外跑？唯一的解释是他想要引开敌人的炮火。车内的夫人与司机保镖都安全无恙，古尼之遇害导致英国殖民政府倾全力围剿马共，强迫华人搬进集中营的新村计划之实行。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爱荷华

附录



王润华生活年表

- 1941 年 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祖父开始移民，父母皆生长于马来西亚。
- 1961 年 高中毕业。在金保培元中学六年期间，开始喜欢上创作，经常以诗和散文投稿《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甚至香港的《文艺世纪》。
- 1962 年 获台湾侨委会优秀侨生奖学金，进入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攻读，一九六六年毕业。写作兴趣更浓，常以散文投稿报纸副刊，特别是《中央副刊》与《联副》。又与朋友翱翔、淡莹、叶曼莎、张齐清、林绿等创办星座诗社，出版《星座诗刊》。
- 1966 年 大学毕业，这时已出版了译作《异乡人》，诗集《患病的太阳》和散文集《夜夜在暮影下》。回马来西亚金保培元中学执教。
- 1967 年 在美国与淡莹结婚。
- 1968 年 进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在周策纵教授指导下攻读硕士和博士。与淡莹同系，两人都受周策纵教授之鼓励而继续写作。
- 1972 年 春天获博士学位。夏天赴爱荷华大学担任研究员，参加聂华苓主持的百花齐放文学运动期间的文学作品之编译工作。

- 1973 年 十月赴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系任教。
- 1974 年 获得创世纪诗刊创刊二十周年纪念奖，奖牌由
症弦携往新加坡颁发。
- 1977 年 兼任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至一九
八〇年南大与新大合并为止。
- 1978 年 担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副会长。
- 1980 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成立，任教于中文系。
- 1981 年 以散文《天天流血的橡胶树》获得第四届时报
文学奖散文推荐特别奖。
- 1983 年 二月初赴台湾清华大学中语系任客座教授。十
月回新加坡国立大学，升任中文系高级讲师，
兼任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助理院长。
- 1984 年 担任新加坡写作人协会会长。同年十月荣获东
南亚文学奖。
- 1985 年 受邀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
- 1986 年 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前写作人协会）会长。荣
获新加坡最高荣誉之文化奖（文学），及台湾中
国语文学会颁发的中国语文奖章。
- 1987 年 荣获台湾文艺作协的中兴文艺奖（诗），及中国
文艺协会文艺奖章。

- 1988年 担任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东南亚华文文学》之主要策划人。
- 1989年 赴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等校任访问学人。
- 1990年 赴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访问学人。
- 1991年 升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担任英文国家文学杂志《狮城文学》(Singa)主编。
- 1992年 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至1997年)。
- 1993年 荣获亚细安文学奖。
- 1996年 第二次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获爱荷华大学颁发Honorary Fellow荣誉。
- 1997年 任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副主任
- 1998年 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

王润华著作年表

书名	文类	出版者	年度
异乡人	翻译小说	台北巨人出版社	1965
患病的太阳	新诗	台北蓝星诗社 1966	
夜夜在墓影下	散文	台南中华出版社	1966
大哉盖世比	翻译小说	台南中华出版社	1969
高潮	新诗	台北星座诗社	1970
黑暗的心	翻译小说	台北志文出版社	1970
Ssu-Kung tu: A Poet Critic of the Tang (唐代诗人兼评家司空图)	英文学术专著	香港中文大学	1977
内外集	新诗	台北国家书店	1978
中西文学关系研究	学术论文	台北东大	1978
比较文学理论集	翻译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9
橡胶树	新诗	新加坡泛亚文化出版社	1980
南洋乡土集	散文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	1981
新华文学作品选 (中英文)	选集(与黄孟文合编)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	1983
Beyond Symbols (象外象)	英文诗集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	1984
亚细安文学作品选 (第一辑: 诗)	选集(编者之一)	新加坡社会发展部	1985
王润华自选集	选集	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	1986
世界中文小说选	选集(编者之一)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	1987

山水詩	新詩	吉隆坡蕉風月刊	1988
秋叶行	散文	台北當代叢書	1988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中國文學比較研究)	學術論文	新加坡大學出版社	1988
東南亞華文文學 (中英文)	學術論文 (編者之一)	新加坡作家协会	1989
司空圖新論	學術論文	台北東大	1989
從司空圖到沈從文	學術論文	上海學林出版社	1989
亞細安文學作品選 (第二輯: 小說)	選集(編者之一)	新加坡社會發展部	1989
魯迅小說新論	學術論著	台北東大	1992
從新華文學到 世界文學	論文集	新加坡潮州 八邑會館叢書	1994
把黑夜帶回家	散文集	台北爾雅	1995
老舍小說新論	論文集	台北東大	1995
王潤華文集	詩文選	廈門鸞江出版社	1995
Journeys: Words, Home and Nation: Anthology of Singapore Poetry	詩選(編者之一)	新加坡國立大學 Uni Press	1995
馬華文學新成就 新方向	論文集(主編)	新加坡國立大學 Uni Press	1996
世界華文微型小說論	論文集(主編)	新加坡國立大學	1996
沈從文小說 理論與作品新論	學術論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8
沈從文小說新論	學術論著	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8
地球村神話	新詩	新加坡作家协会	1999
熱帶雨林與殖民地	新詩	新加坡作家协会	1999



王润华，1941 年生于马来西亚，现为新加坡公民，原籍广东从化县人。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文学博士。曾任南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国大艺术中心副主任，及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擅长散文与诗歌创作，重要作品有《患病的太阳》、《高潮》、《内外集》、《橡胶树》、《南洋乡土集》、《山水诗》、《秋叶行》、《把黑夜带回家》、《王润华自选集》、《地球村神话》等。曾先后获得《创世纪》二十周年纪念奖、《中国时报》散文推荐奖、中兴文艺奖、东南亚文学奖、新加坡文化奖及亚细安文学奖。在学术领域里，专长于中西比较文学、唐代诗论及诗歌、中国及东南亚现代文学等。著有《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司空图新论》、《沈从文小说理论与作品新论》、《鲁迅小说新论》、《老舍小说新论》、《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等专书。另有编著《东南亚华文文学》、《亚细安文学选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马华文学新成就新方向》等书。



ISBN 981-04-0833-1



9 789810 408336

定 价: S\$8.00